

● 谢 锐 (西北大学 图书馆, 西安 710069)

## 《金刚经》六种汉语译本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金刚经》; 译本; 鸠摩罗什; 玄奘

[摘 要] 《金刚经》从古至今的极度流行堪称一种奇妙的文化现象, 对其不同译本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和分析是解读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译本源头、译本本身、译本流传等 3 个方面展开分析, 揭示了《金刚经》罗什译本一枝独秀和其他译本备受冷落的历史背景和文本原因, 说明只有理解各译本的基本特色, 理清诸译本的相互关系, 才能更加完整地把握《金刚经》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志码] E

[文章编号] 1005-8214(2011)12-0061-03

《金刚经》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佛教徒的圣经, 自古以来在印度、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流传甚广, 影响深远, 几乎成为全部大乘佛教经典的主要代表。《金刚经》的汉译本共有 6 种, 过去只有罗什译本一家独盛, 近年来, 其他译本也开始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 这对我们全面理解《金刚经》的传播历程、经文义理与当今价值均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 6 种汉译本之间的特点和关系进行比较和分析。

### 1 《金刚经》梵文本的发现与汉文本的存世情况

《金刚经》产生于公元前 2、1 世纪的古代印度, 后来随着佛教在印度的消亡而隐没。近代以来, 一些学者陆续发现一些残损程度不同的金刚经梵文本, 截至目前已经整理刊行的梵文本《金刚经》共有 3 种:

(1) 马克斯·米勒梵本。马克斯·米勒从圣彼得帝

梵本进行校勘后, 于 1981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 也是现存《金刚经》梵本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为完整的一部。

(2) 中亚梵本。这是斯坦因第一次 (1900—1901) 到中亚探险期间于 1900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和阗的一所废墟中挖掘发现的, 共有 19 页, 遗失了 5 页。后由 Hoernle 于 1903 年在《皇家亚洲学报》杂志上发表, 有部分残缺。

(3) 吉尔吉特梵本。这是 1931 年在距离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北 3 英里的一个山区寺庙的墙壁里发现的。该梵本写在桦树皮上, 共由 12 页组成, 大约产生于公元 5 世纪初。在 3 种梵文本中, 它的篇幅最短, 内容上也没有不必要的重复。后由 N·P·Chakravarti 整理收入 GiusePPe, Tucci: 《Mimor Buddhist Texts》Part I 中, 它是出现年代最早, 残损最多的一个梵本《金刚经》。

南亚次大陆上《金刚经》不同传本的流行对中国的《金刚经》翻译和传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4、5 世纪之交, 一个梵本《金刚经》途经西域, 辗转数十年, 由一代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译成汉文。6 世纪中叶, 印度流传的梵本《金刚经》又通过南北两条线路相继 5 次入华,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 6 种《金刚经》汉语译本, 它们是:

(1) 罗什译本。是由后秦时的鸠摩罗什于 402 年在长安翻译的第一个《金刚经》汉语译本, 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见《大正藏》卷 8 第 748—752 页。

(2) 流支译本。是由北魏时的菩提流支于 509 年在洛阳翻译的第二个《金刚经》汉语译本, 名字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见《大正藏》卷 8 第 752—757 页。

(3) 真谛译本。是由南朝陈时的真谛于 562 年在今广东惠阳翻译的第三个《金刚经》汉语译本, 名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宗教在促进西部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 07XZJ001) 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见《大正藏》卷8第762—766页。

(4) 笈多译本。是由隋代的达摩笈多于592年在长安翻译的第四个《金刚经》汉语译本,名《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见《大正藏》卷8第766—771页。

(5) 玄奘译本。是由唐代玄奘于648年在今陕西铜川玉华宫所译《大般若经》的第577卷第9《能断金刚分》,在《大正藏》中被收到卷7第980—985页。又有一处收在5种译本之后,为一单行本,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但所有各藏中的两种玄奘译本字句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虽收两本,实为一本。

(6) 义净译本。是由唐代的义净于703年在长安翻译的第六个《金刚经》汉语译本,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大正藏》卷8第771—775页。

## 2 从源头看六种汉语译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1) 从传播的路线来看,罗什、流支、笈多、玄奘所据梵本《金刚经》均从西域陆路北传入华,其译本可称之为北传本;真谛、义净所据梵本《金刚经》从南方海路南传入华,其译本可称之为南传本。据现有资料分析,罗什最早接触到《金刚经》可能是355年在大乘佛教盛行的沙勒国(今新疆喀什地区),由此经温宿国(今新疆乌什县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姑藏(今甘肃武威)等地,这一梵本《金刚经》被罗什于401年在长安译出。至于该经是什么时候、途经哪条路线从印度传入沙勒的,就不得而知了。第二个北传本的传入路线是北印—中亚—新疆—甘肃—陕西。其他北传本的传入路线虽然不尽相同,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尤其是玄奘所据梵本的传入路线因为玄奘大师之威名而声振宇内。第一个南传本是西印高僧真谛泛海南游,经扶南国(柬埔寨)、由南海(广州)入华的;而另一个南传本是义净从中印度经恒河口至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辗转入华又从洛阳带到长安译出的。

(2) 从译出的时间来看,罗什的译本最早,它比最后一个汉语译本即义净译本早300年,比第二个汉语译本即流支译本也早100年。一般来讲,一部经典产生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传播过程中多少会有些损益和嬗变。因此,罗什译本应该是最接近本来面貌的。另外,罗什所依据的《金刚经》不是在印度次大陆,而是在南疆地区,加之其文多和发现于和阗的中亚梵本接近,所以,罗什所据的梵本很可能是早已从印度翻山越岭进入南疆,从而尽可能少地避免了印度佛教发展演变及派系传承等诸多因素所带来的对《金刚经》的不断修改。而玄奘所据梵本《金刚经》则是

玄奘周游印度十几年后搜罗择选的,是经过几代印度佛教徒根据不断发展的印度大乘佛学而增改完善的本子。但是最后译出的义净本却与其间隔时间最近的玄奘本相差甚多,而与最早的罗什译本接近,除了篇幅相似外,许多句子还出现一致的译法。因此,如果称罗什译本为早出本,玄奘译本则可称之为晚出本。通过对这两种译本的比较研究,可以探寻《金刚经》在古代印度、中亚等地流传与嬗变情况的一些迹象。可以说《金刚经》玄奘译本代表了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甚至一定派系对《金刚经》的信仰情况。所以,即使它很可能与《金刚经》最初的形态差距很大,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差距,才使得它在所有的汉译本中具有了特殊地位。

(3) 从传译派系来看考察。我们知道大乘佛教分为空宗和有宗两系,罗什属大乘空宗一系;流支、真谛,尤其是玄奘属于大乘有宗一系。流支一系的《金刚经》传承有较明确的史料记载。《金刚仙论》中说:“若此金刚般若句义次第难解非图度境者,论主何由得解而造论解释也?故云从尊者闻。……复远从弥勒世尊边闻。”此尊者即无障碍比丘,他“乃是性地菩萨,多闻强记,能流通大乘,折服外道。故弥勒世尊,愍此阎浮提人,作金刚般若经义释,并地持论齐付无障碍比丘,令其流通。然弥勒世尊但作长行释。论主天亲既从无障碍比丘边学得,复寻此经论之意,更作偈论,广兴疑问以释此经,凡有八十偈,及作长行论释。复以此论转教金刚仙论师等,此金刚仙转教无尽意,无尽意复转教圣济,圣济转教菩提流支,迭相传授,以至于今,殆二百年许,未曾断绝。”<sup>[1]</sup>无障碍比丘即无著,他和弥勒、世亲都是印度瑜伽行派的创立者。流支所传译的《金刚经》就是此派师徒世代相传的本子。玄奘对自己传译的《金刚经》梵本来源虽无明确说明,但他本人热衷于瑜伽有宗一系,完全继承了无著、世亲的学说,并创立了中国的瑜伽行派,也即中国的大乘有宗——法相宗。所以,他在选择梵本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很可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如果称罗什译本为空宗传译本,那么流支、玄奘译本就可称为有宗传译本。

## 3 从文风与内容看六种汉语译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1) 从译文的语句来看,除笈多译本外,其他译本基本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和语法规则。笈多译本属于直译,就是按照梵文的语序逐字顺次翻译过来,译文诘屈聱牙,难以理解,语法方面与其他译本也出入很大。根据《开元释教录》卷七记载,“初,笈多翻

《金刚能割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及《普乐经》一十五卷，示及练覆，值伪卷沦废，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sup>[2]</sup>可见笈多译本原名“金刚能割般若波罗蜜经”而不是“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特别是“未及练覆”，以后也“不暇重修”的未定稿。这个译本是译经史上仅存的毛本，它“译对梵文，语多倒词，意虽不乖佛旨，习乃有背时机，句且难明，义应莫晓”<sup>[3]</sup>。玄奘译文虽显繁复，但是其语句通顺流畅，表达清晰明确。另外，可以看出玄奘译文很明显地受到当时非常盛行的骈体文影响，许多语句都以工整对仗和平仄形式出现，其中最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玄奘在翻译过程中费尽了苦心，甚至作了一些增益，就是为了凑成句式上的这种对称，保持骈体文的节奏。所以，有人认为“玄奘的《金刚经》译文可以充分展示这位翻译大师对梵文深刻透彻的理解力，以及他驾驭汉语的非凡才能和卓越的翻译技巧。在《金刚经》的六种译本中，玄奘译本可谓最佳之作”。<sup>[4]</sup>

(2) 从译文的繁简程度来看，义净、罗什和流支的译本较短，可称其为简本，与吉尔吉特梵本比较接近；玄奘、笈多和真谛的译本较长，可称其为繁本，与马克斯·米勒梵本比较接近，尤其是玄奘的译本，篇幅最长，非常详尽而具体，约有9500多字，而罗什译本只有5000多字，二者的篇幅相差甚远。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各自所依据的底本不同，也与二人迥然不同的译经风格有关系。罗什译经以“曲从方言，趣不乖本”<sup>[5]</sup>为原则，通顺易解，务求达意，因此不时会有灵活更改之处，为了附和“秦人好简”之习，常常大刀阔斧，不拘一格地删重略繁。与罗什相比，玄奘则显得稳重严谨，恪守原本，虽然在个别地方也有改动或删略，但只是去掉一些重复的，以及梵文中一些毫无必要的呼格和语气词或者是影响汉语表达的词句。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曾经在翻译长达600卷的《大般若经》时，弟子们劝他依照罗什的先例，对该经文字作一些删节。可玄奘当晚就作十分可怕的恶梦，他认为这是一种示警，于是发誓在翻译过程中不作任何删减改动，全部按照梵本原样翻译。这样一来，他又作了许多美妙愉悦的梦，此后他更加严肃认真，“审慎之心，古来无比”。<sup>[6]</sup><sup>276</sup>这个故事尽管发生在玄奘翻译《金刚经》之后，但从心理学角度讲，玄奘之所以会有恶梦、善梦之不同，与其对待翻译佛经极为严谨恭敬的态度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玄奘是带着极其虔诚的信仰来翻译佛经的，而这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贯穿了玄奘整个一生。因此我们

可以这样说，《金刚经》玄奘译本是最忠实于原本、最详尽无缺的。借助此本，我们就可以解开罗什译本中那些因词句删节而造成的译文不明或其他方面的疑点。

(3) 从译本的内容上看，《金刚经》6种汉语译本基本大同小异。它们的一致性表现在各种译本都在阐述同一个道理，即善男子、善女人要成就至高无上的佛智慧，并且得到最圆满的解脱，就必须以金刚般若（或能断金刚般若）坚不可摧的般若智慧来观照自我及自身以外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一切概念，而且体悟到所有物质的、精神的、可见的、不可见的一切，均非真实绝对的存在，而是虚幻不真的假象，因此，不能视其为真而执著于心，以免被诸多假相系缚，为客尘所染，如此净自心，开启悟性，成就佛智，获得最终的解脱。这一过程就叫“金刚般若波罗蜜”。这种修道理论就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之法。各译本在阐述这一理论时，相互之间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是因为各自所据梵文原本的不同，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派系及译者身上不同文化哲学积淀而造成对经文的不同理解，甚至人为的修改，或者出于这种不同而对业已存在差异的不同梵文原本作出的不同选择。当然也有可能是以上两种原因兼而有之。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尚无法知道6位译者所据梵文的原貌，更不知道诸原本的流传演变情况，即使目前已发现了几种《金刚经》梵文本，但现存汉语译本中没有一个是与其中的哪个梵本完全一致，梵汉校勘专家们所能告诉我们的，只能是那种或那几种汉语译本与其中某种梵本最为接近，但即使在最为接近的两种梵汉本子之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还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汉语译本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分析其在义理阐释方面的不同特点，特别是罗什译本和玄奘译本之间的一些不同特点。

#### 4 从后世流传看六种汉语译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流传情况来看，自从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问世后，便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流支译本出现前的100年间，罗什译本借着先入为主之优势，而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当时广为传习的《金刚经》诸多释义著作皆是以罗什译本为根据的，如僧肇、谢灵运、傅翕等人的作品以及梁武帝亲题于荆州寺四层阁上的《金刚经》四十九颂、昭明太子潜心研究写成的至今依然十分流行的《金刚经》三十分本等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传本，都用的是罗什译本。菩提流支的译本出现后，曾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形成讲习传播之势，但影响始终没有超过罗什译本。至于真谛、笈多、义净译本，其传



● 安存代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银川 750021)

## 中国水墨人物画文献源流简考

[关键词] 水墨人物画; 文献源流; 中西融合; 民族特色

[摘要] 阐述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诞生与发展, 列举了我国几十代画家艰辛探索、不断创新历程, 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绘画形式, 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中图分类号] G256.22; J21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5-8214(2011)12-0064-03

播范围就更小了。

玄奘译本的诞生, 是唐太宗直接过问的产物。据《慈恩传》记载, 太宗曾专门就当时最为盛行的《金刚经》什译本的完备与否询问过玄奘。玄奘回答说, 什译本标题中少“能断”二字; 经首须菩提总问中少“云何修行”一问; 在说明如来不可以外相观的颂语中少后四句; 经末说明一切有为法性空幻有的颂语中少了三种譬喻。针对这种情况, 太宗便让玄奘根据带回的梵本重新翻译。<sup>[6] 259</sup>玄奘译成后, 直接呈奉太宗, 太宗立即将新译本发布全国。按说经过一代大师玄奘三藏更完备的翻译, 又由一代明君太宗皇帝发布全国, 应该是取代罗什译本而成为最为权威的《金刚经》汉语译本。可事实并非如此, 罗什译本并未因此而束之高阁, 它依然深受欢迎, 广泛流传, 所以, 当唐玄宗想注释该经时, 便放弃了先皇推崇的玄奘译本, 而继续使用罗什译本, 撰成《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颁布全国, 敕令读诵。自此以后, 罗什译本所处的重要地位便再也没有动摇过。历代高僧大德注释弘讲及皇室敕令读诵的本子皆是罗什译本, 至今依然如此。

玄奘译本备受冷遇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宗教文化现象, 其中所包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罗什译本占尽先入为主之利外, 玄奘译本的更加繁琐, 甚至译文

中国水墨人物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绘画形式, 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它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水墨人物画”这样提法是相对于“工笔人物”这一绘画概念而言的, 也有人称之为“写意人物”画。事实上中国画主要以“写意”为主。就工笔画而言, 其人物画也是写意而不是写生。所以, 如果按表现手法来分, 中国人物画应该分为“水墨人物画”和“工笔人物画”。水墨人物画主要是以粗细多变的线条和渗化的墨、色来表现人物的一种方法。

方面的许多差别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流传, 尽管它在很多方面有优于罗什译本的地方。

### [参考文献]

- [1] (印度) 世亲. 金刚仙论 卷十 [M]// 大正藏第 25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局, 1969: 874.
- [2] (唐) 智升. 开元释教录 卷七 [M]// 大正藏第 55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局, 1969: 522.
- [3] (清) 通理. 金刚新眼疏经偈合释 [M]// 乐续藏经 第 25 册. 东京: 国书刊行会, 1975-1989: 236.
- [4] 胡海燕. 关于金刚经梵本及汉译对勘的几个问题 [J]. 南亚研究, 1985 (2): 3-6.
- [5] (南北朝) 慧观. 法华宗要序 [M]// 大正藏 第 51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局, 1969: 53.
- [6] (唐) 慧立, 彦宗.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十 [M]// 大正藏 第 50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局, 1969.

[作者简介] 谢锐(1962-), 女, 汉语语言文学本科毕业, 西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主要从事图书管理与宗教文献和宗教文化资源研究, 已发表论文 10 余篇。

[收稿日期] 2011-01-18 [责任编辑] 张京生